

从桃花源到火城,是我给世界的中国画卷

蔡皋接受专访: 艺术有品质,它就一定会被看到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黄上润 报道

6月17日下午,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(以下简称“北京图博会”),蔡皋国际版权推介会现场,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按照流程安排,蔡皋有十五分钟的分享时间。

结果她只讲了一分钟。她感谢了出版方,感谢了嘉宾,然后带着一种近乎害羞的质朴笑容走下了台。大家有些愣神,甚至一度忘了鼓掌……

外界在热烈地讨论“蔡皋IP”、“安徒生奖首位中国得主”,而她本人似乎对这些标签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距离。蔡皋更在意的,是那些从她精神世界流淌到画笔上的故事,能不能被世界读懂。

从困惑到确认:世界帮她找到了自己

北京图博会开幕当天的早上,蔡皋接受了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的专访。相比于几个小时后现场的“羞涩”,此时的蔡皋聊家常一般聊作品、聊过往,也包括她与绘本界跨越数十年的对话与回响。

接受采访时,蔡皋聊得最多的还是她的两部作品——《桃花源的故事》及《火城1938》。

蔡皋说,她画桃花源,是在画一种人类的理想;画火城,是在描绘侵略战争的伤痛。一个指向未来,一个指向过去,恰好构成了她精神世界的两端。

而两端之间,有一条逐渐清晰的路——这条路是在与世界的不断对话中,被一步步照亮的。

最初是困惑。上世纪80年代末,在一次两岸编辑交流会上,一位台湾编辑提问:“你们的图画书怎么没有画家呢?唯一的画家还是编辑身份。”这个问题给热爱绘画的蔡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个提问让她开始思考:图画书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?

随后是启蒙。她读到日本著名绘本编辑松居直的两个公式——带插图的书

是“文+图”,图画书是“文×图”,后者的感染力是成倍增长的。“文字和图画要产生互相刺激、互相拓展,有一个飞跃。”这两个简洁的公式,让蔡皋找到方向——图画书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表达逻辑。

再后来,是确认。在一次中日交流活动上,78岁的日本画家太田大八看到她的《宝儿》,站起来向她深深鞠躬。蔡皋不懂日文,不知道他说了什么,但翻译告诉她,太田先生表达的是“非常尊敬”。日本画家们问她画这本书花了多少时间,她说一个月。对方大为惊奇——他们画一本图画书,有的甚至要花三年。这一刻,蔡皋也确认了自己一直隐隐相信的东西:“当时我就知道了,一个原创作品,必须要被认真对待。”

最后让她笃信的,则是担任博洛尼亚童书展评委的经历。当时评委们定了一个原则:“不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让一个好作品漏掉。只对作品不对人。”他们甚至说:“如果将来某位出名的作者,是被我们看漏的,那是我们的羞耻。”这让蔡皋确信:不论你画的是什么,不论你来自哪里——艺术有品质,它就一定会被看到。

桃花源与火城:一明一暗,画给世界看

世界看到的不只是蔡皋这个名字,更是她从生命里长出来的那些故事。其中最完整的两个,恰好站在她精神世界的两端。

《桃花源的故事》,是蔡皋的理想表达。“桃花源不只是中国人的梦,”蔡皋说,“它是人类的梦。”她在这本书里画入了一个社会理想:耕者有田,农民做田很愉快,很和谐,“像桃花一样的美”。她喜欢农耕文化,因为它亲近土地,强调天人合一。她直接反问:“为什么农耕文明就代表落后?我不明白。”

在这本书里,渔夫追寻桃花源的篇幅被画得很长,蔡皋的解释是:“一个理想不会那么容易,但是它很美,就值得追求。”她想让外国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,而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美。

“把好东西拿过来,化为内力”

当越来越多中国绘本走向海外,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创作者面前: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故事,又不至于在交流中丢掉自己?蔡皋答得很干脆:“我从不纠缠这些事情。”

蔡皋喜欢表现主义、印象派,但她也有自己的态度。“世界那么小,又那么大,血脉流通,大气层周流不息。风吹过来,带来种子,在我们地上开了花,结了果。”但前提是——你得有自己的地。“把好东西拿过来,你要化为自己的血肉,化为自己的内力。”

“所以我的意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,就是一个人不能忘记根本,不能忘记个人历史。”蔡皋说。

在国际版权推荐会上,蔡皋国际版权中心正式成立,蔡皋希望如何参与个人IP运营?

这个问题让她愣了一下,然后露出质朴的笑容:“我真的还对搞这方面的事情一点都不在行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经营自己。我只面对我的作品,很单纯、纯粹地去面对我的作品就好。”



蔡皋奶奶为来自尼泊尔的书迷签名。图/记者汤超

三个侧写读懂蔡皋和她的读者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周诗浩 报道

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人潮里,湖南出版展台宛如一座被书页轻轻围拢的“桃花源”。在这方天地里,有人为一句鼓励的话等了一整天,有人翻着绘本红了眼眶,还有韩国友人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点赞……这些瞬间比任何数据都更能说明——故事可以抵达多远,人心可以靠得多近。

第一个侧写,关于等待与治愈

故事的主人公是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、著名绘本画家蔡皋。6月17日下午,八十岁的蔡皋走上湖南展区的发言台。“图画书的创作与出版是最让人幸福的行业。”她说。

而在当天上午,北京读者赵女士就已穿过BIBF拥挤的人潮,径直找到了湖南出版展台。她没有先去逛别的展区,而是在以《桃花源的故事》为主题造景的展台一角坐了下来,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。

“孩子明年要高考了,最近状态特别差,焦虑到整夜睡不着。”赵女士说,她和孩子都是蔡皋老师的“铁粉”,从《宝儿》到《桃花源的故事》,几乎每一本都翻来覆去读过。得知蔡皋老师当天会在图博会上参加活动,她一早便来了,心里揣着一个小小的请求。

下午3点多,蔡皋作品国际版权推荐会的活动刚结束,不少嘉宾、读者都涌到台上与蔡皋合影。赵女士在一旁静静等着,等到人群渐渐散去,她走到蔡皋面前,鼓起勇气说了情况。

蔡皋听完,没有说话,而是先拥抱了她。“当她抱住我的时候,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温暖到了。”赵女士说。

之后,蔡皋接过赵女士递来的本子和笔,一笔一画地写下:“策马扬鞭,向前奔腾,祝你成功!”蔡皋写得很慢,中途有两次觉得字形不够舒展,她便划掉重新写。“蔡奶奶写的时候,手有一点抖,但每一笔都压得很稳。”赵女士说,那时她鼻子一酸,“不是因为这些字有多大的道理,是因为她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,花那么长时间,写得那么用心。”

临别时,蔡皋又拍了拍赵女士的后背。“好像是一种无声的嘱托,让我把这

种关怀和鼓励,传递给孩子。”赵女士说。

第二个侧写,关于乡愁与记忆

孙同学是长沙人,在异地求学多年。6月18日,她偶然间来到北京图博会逛展。“路过湖南出版展台时,被桃花源的布置一下吸引住了,我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展位上,看到了一本熟悉的书——《月亮粑粑》。”孙同学说。

封面上的画面,她几乎能闭着眼描摹出来:深蓝夜空中一轮圆月,月亮里坐着一个正在绣花的女孩。

“月亮粑粑,里面坐个爹爹;爹爹出来买菜,里面坐个奶奶……”孙同学说,这首童谣,是她小时候睡觉时外婆唱过的。“几乎是我的催眠曲,太熟悉了,仿佛童年的回忆都被唤醒了。”

孙同学说,读蔡皋的绘本,像被一只温热的手轻轻拢住心口,“觉得她就像是我的外婆一样”。

她抱着书,在展台的角落站了很久。身后的数字大屏上,桃花瓣正纷纷扬扬地落下,而她却觉得,“自己好像回到了长沙老屋里,外婆正倚着门朝自己微笑”。

第三个侧写,关于跨越国界的共鸣

高惠淑是韩国丝路文学代理公司的负责人,今年专程来北京图博会寻找优质童书版权。她原本只是按图索骥地逛展,路过湖南出版展台时,脚步却被“吸”住了。

展台上陈列着不少蔡皋的绘本。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,高惠淑翻看了《出生的故事》,她一页一页地看,越来越慢。

“这太美了!”她用韩语说,一旁的翻译表达了她的兴奋,“设计真的很精心,我见过很多绘本,这本我很喜欢。”

在翻阅《火城1938》时,她轻轻拉开折页,从左至右仔细地看。“很深刻的故事,虽然我现在无法确定可否把这本书的版权带去韩国,但是我本人很想买下这本书。”

临行前,她特意在展台前竖起大拇指,笑着说:“湖南出版,了不起。”

蔡皋曾说过一句话:“图画书是一盏灯,照亮的是人心。”而这盏灯不仅点亮了北京图博会的一角,也让更多人的心,在这座书香构筑的桃花源里,找到了安放之处。